

漢
魏
叢
書

二
一

0
2
3

說苑卷第十四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
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
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然况其細於天
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
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

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慙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李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

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
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
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
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
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
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强暴侵陵百姓故使諸
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
勲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
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

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
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
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鬪兵
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
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
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
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
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

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
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
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
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
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
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
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
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
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
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
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
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
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
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
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
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
請說之陛下築臺千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

之虞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殪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

與臺榭君之玩物未以文繡君之鳬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殪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殪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

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春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與寺人春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

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
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之主觀遠臣以其所
主如孔子主雍雎與寺人脊環何以爲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
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
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
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
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
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

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彼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

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未息
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
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戢而弃之不惠也不
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
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
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
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

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

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殮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

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憊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千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